

王陽明先生年譜

特 259

262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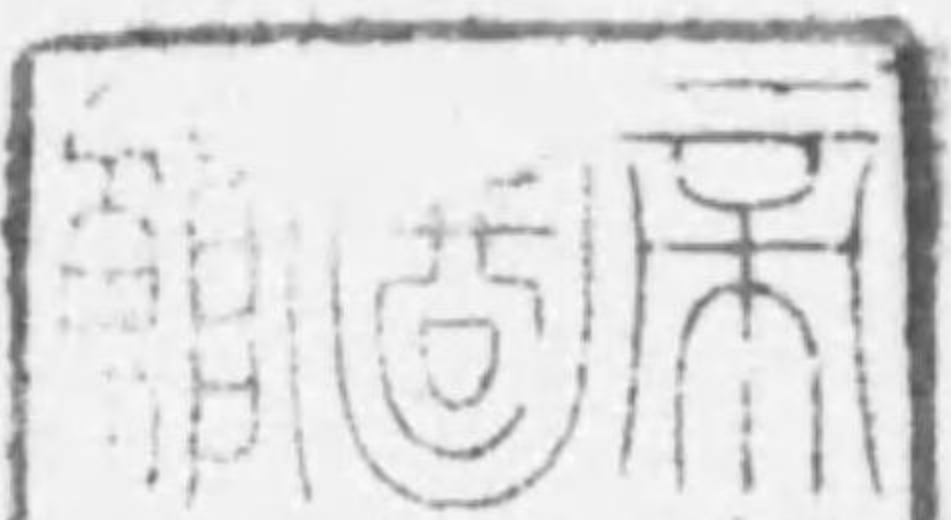




特 254  
262

陽明先生年譜

明施邦曜編 陽明先生集要三編所輯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世居山陰。至二十世，迪功郎壽徙餘姚。國初有綱者，官廣東參議，苗難，其子彥達以羊革裹尸歸，御史郭純上其事，廟祀綱于增城。綱蓋先生之六世祖也。高祖與準，永樂閒舉遺逸不起，號遯石翁。曾祖世傑，以明經貢大學，號槐里子。祖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加贈新建伯。父華，號龍山，繇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為先世故居，復自餘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稱為陽明先生。



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先生在娠十四月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送兒來驚寤已聞啼聲竹軒翁因名先生雲而鄉人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有神僧過而目之曰好個孩兒可惜名字道破竹軒翁更以今名曰守仁即能言嘗暗誦翁所讀書訝問之曰向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竹軒翁因龍山公迎養攜先生如京師過登金山與客賦詩未就先生從傍占一絕客大驚復命賦蔽月山先生又隨口占一絕詩在集中明年就塾師於邸中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相者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頰入聖境鬚至上丹臺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聖果圓先生感其言歸問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恐未是當讀書作聖人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太夫人鄭氏卒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時石英王勇亂畿內石和尚劉千金亂秦中先生閒行出居庸關逐健兒騎射徧詢夷落所以備禦之策經月始返夢謁漢馬將軍援廟賦詩一律詩在集中先生感慨時事屢欲上書於朝龍山公格而止之

宏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七月自京師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時諸公養和爲江西參議先生就委禽焉合卺日偶行入鐵柱宮見道士跏趺卽而叩之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徧索不得明日先生始還署中有紙數篋先生日學書皆盡書法大進先生嘗曰吾始模古帖止得字形後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及讀明道書曰吾作字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十二月以夫人諸氏歸餘姚，舟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之學，先生甚喜，以謂聖人必可學而至也。後徧讀考亭遺書，思諸儒謂衆物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見竹，取而格之，沈思不得，遂被疾。

五年壬子，先生廿一歲，秋舉于鄉，時闌中夜半，見有二巨人者，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而先生與孫中丞燧、胡尚書世甯同舉，及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二歲，春試南宮，落第，宰相李西涯素器先生，戲曰：「待汝作來科狀元，試爲來科狀元賦。」先生拈筆而就，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春試，竟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笑曰：「汝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烽甚急，詔舉將才，無以應，先生因精究兵法，每遇賓飲，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讀考亭上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用力雖勤而無所得者，欲速故也，因循序以求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沈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之說而悅焉。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春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第七人，觀政工部，先生爲諸生時，嘗夢威甯伯王越遺以弓劍，是秋奉命督造威甯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則驅演八陣圖，事竣，威甯家謝以金帛，不受，出威甯夙所佩劍以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星變，下詔求言，先生疏論邊務八事。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讞獄江北，暇日遊九華山，見道者蔡蓬頭，問以仙術，蔡曰：「尙未。」問至三，蔡曰：「汝禮雖隆，終不忘官相，大笑而別。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先生歷巖險訪之，值其睡，先生



默坐良久，方醒，問以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你儒家兩個好秀才也，語畢復睡。先生歸，明日再往，不復見矣。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八月予告歸，越築室陽明洞，行道引術，友人王思輿等來訪，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似先知者，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先生悟曰：此簸弄精魄，非道也。遂屏去其術，欲離家遠遯，念祖母岑與龍山公在，一日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亡，是斷滅種性矣。乃移居西湖，往來南屏虎跑間，有僧禪坐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拜謝，挈鉢而歸。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試錄皆先生筆也。九月改兵部武選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是年識湛甘泉若水，與盟講明聖學，門人

始進。

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時奄瑾擅政，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皆下獄，二月，先生抗疏救之，觸瑾，矯旨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陰跡先生，先生懼，佯爲自沈于江，密附商船往舟山，颶風一夕，飄墮閩界，比登岸，山行數十里，夜扣野寺，不納，又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但遶廊吼，不敢入，黎明寺僧來，廟所，意先生必啖于虎，將收其橐，此寺僧蓋素借虎以禦客者，見先生方睡醒，驚曰：非常人也，邀至其寺，則向與先生跌坐于鐵柱宮之道士在焉，道士笑，出袖中詩相示，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因問先生曰：爾欲安往，萬一瑾怒逮爾父，誣爾北走胡，南走粵，奈何，先生愕然，卦之得明夷，乃決策返別道士，留詩壁間，詩在集中，遂取閒道，繇武夷歸，涉鄱陽，往省龍山。



公于建業以十二月赴龍場驛時先生妹婿徐愛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於學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春三月至龍場驛龍場在貴州萬山中蛇虺蠱蟲畢聚夷人缺舌不通語言可與通語言者僅中土亡命耳時瑾憾未釋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俱忘惟生死一念尚在乃鑿石槨以俟命焉會從者皆病先生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爲歌詩調越曲雜談笑以相解慰因沈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下脗合著五經臆說夷人亦日來親見先生所棲卑溼爲構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思州守遣人侮先生諸夷不平毆之守怒白于當道當道令先生詣謝先生不可致書復之守聞自失水西安宣慰餽梁肉給使令重以金幣鞍馬先生俱不受始朝廷議設軍衛於水西兼

八

築城郭既而止然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申朝廷令甲威信安心乃折有宋氏酋長曰阿賈阿札者叛宋氏作亂先生復遺書諷諭安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身督諸生師先生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其說具語錄中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絲龍場驛丞陞廬陵縣知縣爲政七月不事威刑選三老里正諭民爲善多感化者冬十一月入觀館於興隆寺時黃宗賢縮始見先生論學先生喜令與湛甘泉俱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正月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始論晦庵象山之學有答徐成之書時方獻夫爲郎位在先生上敬執贄先生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十月陞文選司員外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二月陞考功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大僕寺

九



少卿便道歸省，是年徐愛以祁州守遷南工部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詳語錄。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冬十月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琅琊，灑泉閉，月夜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舊學之士日益至。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是年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立從弟守信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故也，八月擬諫迎佛疏，近侍言西域有僧能知三生事，胡人謂之活佛，遣宦者劉允乘傳往迎，以珠璣爲幡幢，黃金爲供，賜賚巨萬，勅允往反以十年期，得便宜行事，請鹽七萬引爲行李費，輔臣楊廷和執奏不聽，先生擬疏欲上，後止。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以兵部尚書王瓊舉也，王思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

功，吾觸之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州，先經萬安，有賊數百，沿途劫掠，商舟不敢進，先生令聯商艦，結爲陣勢，揚旗鳴鼓，若趨戰者，賊懼，羅拜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皆散歸，先生入贛日，卽選募民兵，行十家牌法，先是贛人之在官府者，皆洞賊耳目，官府舉動，賊必先聞，軍門一老隸，作奸尤甚，先生知之，呼入密室，使自擇生死，隸吐實，先生許以不死，試其言，悉驗，先生以是盡得賊情矣，二月平漳寇，四月班師，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小溪巡簡司于枋頭，六月請疏通鹽法，九月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欽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先生申明賞罰疏，以旗牌便宜爲請，有笑其迂者，獨王公瓊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又將誰與覆疏得旨，悉從之，江西鎮守太監畢眞謀於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



若使南贛用兵，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敗矣。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可也。真謀乃寢，以平漳寇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文綺四端。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賊首謝志珊就擒。先生問之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放過，必多方鈎致之，或赴其難，或周其急，或逞其酒色嗜好，待其懷德與之謀，無不應矣。先生顧謂門人曰：吾儕求友之切，亦當如是。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于橫水，增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簡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三月平大帽洲頭諸寇，四月班師，舉酒以酬諸門人曰：感諸君助我，以此相報。門人各嬰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賞罰軍事，嘗恐誤有愧諸君，不敢不慎。及退對諸君，尙覺前賞罰有未慊也。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此心恰恰如一。始安此固諸君之所以助我矣。五月奏設和平縣，治于和平峒，改和平巡簡司于洲頭。六月以平橫水桶岡功陞右副都御史。廢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七月刻古本大學，刻朱子晚年定論。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正月以平三洲功廢一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初九日發贛州，十五日至豐城，聞寧王宸濠反，趨還吉安。起義師，濠遣兵追先生。先生以計得脫。十九至吉安，上疏告變，慮賊黨順流窺建業，犯京師，兩都倉卒無備。思以計詒濠，使遲留旬月不出，乃萬全。於是僞爲兩廣軍門機密火牌，僞爲迎接京邊官軍公文，僞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書，僞爲閔念四凌十一投降狀，令雷濟龍光先後設法，故聞于濠。濠乃疑懼猶豫，其詳具反閒遺事中。二十一日再上疏告變，以叛黨方熾，恐前疏不得達也。同日又疏乞省葬。七月初五日，疏上宸濠謗訕檄榜。十三日率伍文定等義師發吉安。十五日大會于樟樹，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襲破濠伏兵于新舊墳廡。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拔南昌。二十四日與賊戰于鄱陽湖之黃家渡。二十五日戰于八字腦。二十六日獲濠于樵



舍江西平而朝廷不知也。當是時始以南京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急。集廷臣會議。廷臣猶觀望不敢斥言。濠反。獨兵部尚書王瓊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不足慮。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但故事不得不命將。乃疏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衛。傳檄江西諸路。但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時羣小導上親征。有旨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討。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令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以從。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八月十六日。上疏諫止親征。是日再乞省葬。九月十一日。發南昌。獻俘如京。師時忠泰等誑上。使人以威武大將軍牌取逆濠。放還湖中。俟上親與之戰。而後獲之。爲功。及先生行至廣信。忠泰又使人邀還江西。先

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適張永候于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既經大亂。繼以旱災。又加以京邊官軍供應困苦不支。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脇從耳。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將成土崩之勢。公素委心朝廷。得無念耶。永曰。然。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天性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之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之大計矣。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居西湖淨慈寺。十一月返南昌。以奉勅巡撫江西也。時忠泰等在江西。百計搜羅。續綸又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先生既還。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愈待以禮。密令居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將犒賞北軍。忠泰預禁其人。令勿受。先生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唁慰。厚與之糶。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感。會冬至節。先生令城市設酒脯。以奠死于亂者。哭聲晝夜不絕。北軍聞之。無



不思家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不能有以屈之，先生勉應。三發三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々，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乃班師還南都。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至南都。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上在南京，忠泰既憾先生，每矯旨召先生，不赴，乃密譖于上云：王守仁必反，上問以何為驗，對曰：試召之，必不來。正月有詔召先生，張永使募士錢秉忠密以報先生，聞命趨至，忠泰復拒之于蕪湖，先生入九華山，宴坐草庵中，上陰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安得反，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于讀書臺曰：正德己卯六月十四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十三辛亥，臣守仁以別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蓋世宗龍飛之兆，徵于此矣，豈先生能前

知乎，二月觀兵如九江，三月又疏乞省葬，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六月如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人皆為先生懼，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門人陳九川等復以為憂，先生曰：吾昔在省城，處權豎，鎗鋒劍鋌閒，吾心帖然，今公等何多慮也，有言萬安多武士，命參隨往錄之，諭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得三百人，龍光問：宸濠既平，錄此何為，先生笑曰：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搗之亦一機會也，蓋是時上在南都，宸濠尚未伏法，而彬謀叵測，故有牛首夜驚之事，只畏先生不敢動耳，先生之所以觀兵九江，校士贛州，錄萬安武力者，其意皆以此固難為衆人道矣，七月重上江西捷音疏，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我等未出京時，宸濠已擒，王都堂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假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先生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八月咨部院雪



理冀元亨寃狀，閏八月初八日，上在南京受俘，十二日，上自南京旋蹕。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秦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九月，自贛州還南昌，時秦州王良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來見先生，先生異其人，降階延之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問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也，良心動，坐漸側，及格物致知之旨，言下豁然，明日易服，執弟子禮。十二月初三日，上在通州，賜宸濠死，初八日，上還京。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三月十四日，上崩於豹房，四月，世宗登極，八月，召先生馳驛來京，二十日發南昌，輔臣沮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先生行至錢塘，上疏仍乞便道省葬歸越，十二月，制封新建伯，詔至日，適龍山公誕辰，先生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向寧濠之變，皆

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幾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濫冒封賞，穹官高爵，復相見於一堂，豈非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可幸，亦可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正月初十日，疏辭封爵，不允，二月，龍山公卒，先生哭踊幾絕，戒家人齋食百日，未幾，又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參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不如稍寬之，使各求自盡可矣，先生久哭暫輟，有弔客至，侍者云：宜哭，先生曰：哭發於心，若以客至而始哭，則以客退而不哭矣，世人飾情行詐已久，故于父母亦然，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承宰相意，倡爲異說，劾先生，門人刑部主事陸澄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二月，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關先生，門人



徐珊不答而出。門人錢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而接之，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此學何繇得明？」先生曰：「吾學惡得偏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深谷無不見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是者。」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因石泉有水患也。十一月與張元沖論二氏之學，元沖曰：「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儒者，不知亦當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了，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不染世累，謂之佛。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辟之廳堂三閒共爲一室，儒者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閒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閒與之，而已則自處于中閒，皆舉一而廢百也。」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正月越郡守南大吉見先生，自陳其臨政多過，問先生何無一言教我。先生曰：「吾已言之久矣。」大吉未解，先生問

曰：「吾不言，汝何以知？」對曰：「此某之良知也。」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越數日再來請曰：「某過後甚悔，雖亟思改圖，然不若得人預言不犯爲佳。」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真切。」越數日又來請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明，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亦難住脚，此入聖之機也。」勉之。八月十五日宴門人于天泉橋，是夜月白如晝，門人百餘人，酒酣各歌詩，投壺擊鼓，盪舟爲樂。先生見諸生興劇，退作詩云：「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思魯狂士以學者沒溺富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有高明脫落者，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然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畧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思歸以裁之，今諸君已見此意，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錢德洪、周魏良政、良器讀書城南，遊禹穴，諸勝忘返。錢父問二魏曰：「得無妨課業？」



乎。二魏答曰：觸處皆舉子業也。曰：朱說亦須理會否？二魏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又何憂不得耶？錢父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譬之治家，學聖賢者，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學舉業者，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來雖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婁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魏良政發解，錢父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時大禮議起，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宗明問先生，先生皆不答。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附葬于徐山，六月先生服闋，禮部尚書席書特疏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喜

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然豹是時尚以賓客禮見也。後六年，豹出守蘇州，先生已下世四年矣。語錢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執贄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稱門人。十二月庚申，正億生。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五月起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征思田，九月發越，五月過南昌，先是先生舟次廣信門人徐樾方自白鹿洞學跌坐而來，有禪定意，登舟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曰：不是，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指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唯唯，明日至南浦，百姓迎者，謹呼塞途，至不能行，父老爭頂輿，遞入都司，先生命就謁者，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始散，始舉有司常儀，有諸生唐堯臣者，素不信先生講學，至是驚曰：三代以下安得有此氣象耶？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



聞堯臣詐爲獻茶者得上堂傍聽大喜自慶十一月至梧州上謝恩遂陳膚見疏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二月平思田七月平八寨斷藤峽上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事宜九月以平思田功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十月以疾疏請告不報謁漢馬伏波將軍廟于烏蠻灘宛然少時夢中所見也識二詩于其壁謁增城先廟先生之六世祖綱以參議死苗難者是也十一月班師至大庾嶺先生病已劇謂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托姜維乎王大用遂擁兵護衛且爲敦匠事二十五日至南安門人推官周積來見二十八日泊青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光地更有何言有頃瞑目而逝門人贛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埜驛沐浴襚斂如禮十二月初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震地至贛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門人巡按

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趙淵請改歲行士民听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時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于樞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二月庚午喪至越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皆不行方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從此與萼二十餘年始終無閒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輔導聖德萼與守仁不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閒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夫臣之所以深知守仁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人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鎮守如畢眞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



時中外之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不顧赤族之禍，身任討賊之事，則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泃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閒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回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易若拉朽。凡此守仁之功，皆除大患，卒又以死勤事，而寧可泯滅之乎？其學之大有三：一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子，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也。一曰，親民，卽百姓不親之親，而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創爲之說也。一曰，知行合一，蓋亦大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是守仁之學，正接孔孟之學，而庸可非訾之乎？今萼以此詆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

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故臣不敢以此爲萼是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如此，其功之高又如此，乃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舊恩，倡僞學之新禁，萼之所以輔明主者，爲何如哉？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假使守仁生于異世，陛下猶當追崇之，何至親見其人而失之也？臣昔與守仁友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忽有深省，遂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閒，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譏，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守仁今日之抱冤，亦猶萼向日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德。若此事不明，則萼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直言如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萼之過也。疏入，不報。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後溪



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之夜有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者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時門人會哭者千餘人四方來觀者皆涕泣歎息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先生爲新建侯謚文成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封新建伯萬歷十二年甲申詔從祀先生於孔子廟

陽明先生年譜終

(昭和十一年七月)

昭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印刷  
昭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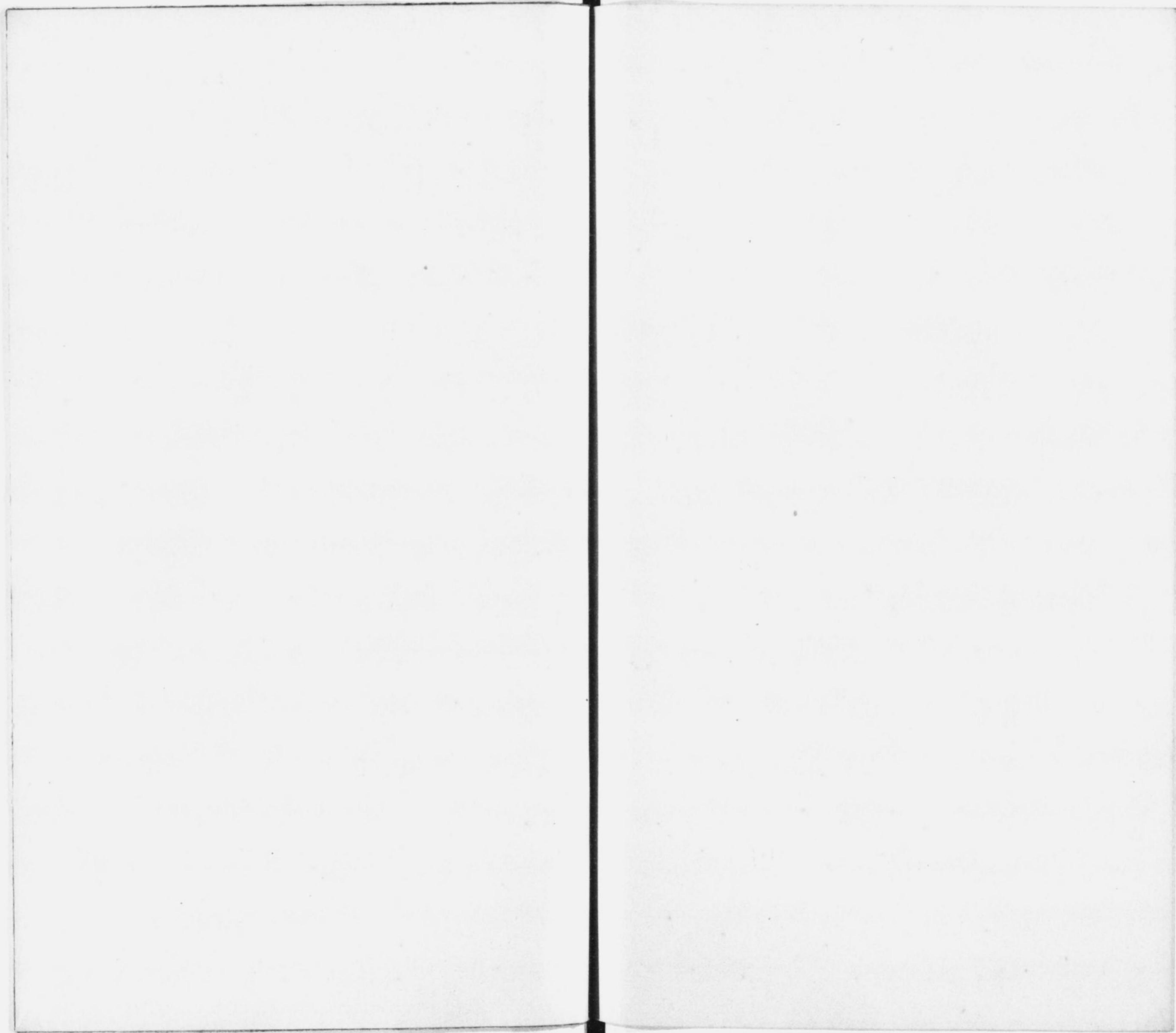
編纂兼發行者 東京市本郷區湯島二丁目一番地聖堂構内  
濱野知三郎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二丁目三十四番地  
高田壬午郎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二丁目三十四番地  
株式會社開明堂支店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湯島二丁目聖堂構内  
財團法人斯文會







終

